

田德里亞柯夫著

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



水夫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

田德里亞柯夫著

水 夫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根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266)字數：87千

開本 31''×43'' $\frac{1}{50}$ 印張 $2\frac{9}{25}$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7000

定價(6)0.22元

前 記

符拉箕米爾·費奧陀羅維奇·田德里亞柯夫是蘇聯文壇上的新人。他在一九二三年生於伏洛格達州維爾霍伐日斯克區的一個農村裏，一九四一年唸完十年制中學，到了前綫，以無線電員的身份參加了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戰鬥。一九四三年八月，他在哈爾科夫的攻城戰中受傷。傷癒之後，有一個時期曾在基洛夫州波陀西諾維茨村擔任共青團區委會書記。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他在高爾基文學研究院學習。一九四八年入黨。

田德里亞柯夫的第一個短篇“我那一排的故事”在一九四七年發表在“青年近衛軍文叢”上。研究院畢業後，他在“火花”雜誌上發表了好幾篇特寫。一九五三年在文藝叢刊“第三十六年”上發表了他的中篇“在森林中”，在“新世界”雜誌上發

表了特寫“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一九五四年，“新世界”又發表了他的特寫“雨天”和中篇“不對頭”。後面幾篇特寫，尤其是“不對頭”（英文版“蘇聯文學”上發表時改名“女婿”），無可爭辯地證明了田德里亞柯夫的創作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已獲得了新的成就，它們受到了蘇聯文藝界普遍的重視。

在“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中，作者很成功地描寫出一個逐漸走上墮落道路的集體農莊主席的形象，他扼要地、動人地寫出這種墮落怎樣產生，資本主義的餘毒怎樣在這位主席身上佔了上風。但是作者也寫出人民對這種餘毒進行鬥爭的勝利過程。蘇維埃集體的力量並不是表現在排斥或是驅逐這種誤入歧途的墮落分子，而是表現在及時地設法挽救他。

蘇聯作家亞·恰柯夫斯基認為這篇特寫非常真實地、正確地表現了蘇聯社會中存在着的衝突，他在專門介紹“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的文章“嚴峻的真實”中寫道：“我認為，對我們的文學說來，這篇篇幅不大的作品實具有原則性的意

義。……生活的真實不僅僅是美麗的。它有時也是嚴峻的。顯示出這種真實就是蘇聯作家的責任。”(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文學報”)

這樣，這篇反映農村生活的特寫也給了臭名遠揚的“無衝突論”以有力的打擊。

譯 者

氣候不像冬天，又不像秋天。雪還沒有下過，可是被凍壞的小草已經在腳下發出脆折的聲音。

這幾天，波查雷村最熱鬧的地方是集體農莊倉庫的院子。正在按照勞動日分發糧食。沉重的庫門朝兩面大開着，門口停着一輛卡車。小伙子們脫掉大衣和棉衣，互相誇耀着自己的力氣，或是要在女司磅員面前顯本領，把一袋袋的糧食拖出來過磅。

女司磅員是一個身材勻稱的姑娘，包着絨毛的頭巾，穿着漂亮的短皮大衣，她不慌不忙地脫下繡花的無指手套，在憑單上做着記號，小伙子們却冷得瑟縮着，等着她做“搬上車！”的手勢。

院子當中站着“紅霞集體農莊”的主席伊凡·馬爾凱洛維奇·楚普羅夫，他的短皮大衣敞着，

兩手插在口袋裏，腿叉得很開。他皺着眉頭，好像對什麼事情不滿意似的，但是這副模樣今天嚇不了誰：在這種日子主席是不能生氣的。

一匹靈活的瘦馬拖着一輛輕便雪車跑進了院子。一個男孩從馬頭底下鑽了出來，響亮地宣佈道：

“尼基塔·庫茲米奇來了！”

女司磅員的助手們都奔出去迎接客人。

“你好，尼基塔·庫茲米奇！”

“你好久沒有到我們這兒來了！”

雪車上跳下一個身材很高的人，他左右應接不暇地跟大家握手。

“你們好，你們好，孩子們！”

集體農莊主席等着客人到他這邊來。尼基塔·庫茲米奇果然笑嘻嘻地走到主席跟前。

“你好，尼基塔，”楚普羅夫把手伸給他，說。
“我生你的氣了。足足有一年——你總是過門不入。我們來談談吧。爲了歡迎你，就是稍微喝點酒也不罪過。對嗎？”

“好，走吧，”尼基塔·庫茲米奇表示同意。

集體農莊裏每個人都希望能過好日子，但是新主席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所用的辦法却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楚普羅夫想把傑米楊諾夫林子裏一片無用的小松林燒掉。說說倒簡單——燒掉！就是說，要把所有的大樹都砍掉，再把樹樁挖出來。第一個支持新主席的人就是尼基塔·別斯索諾夫。

樹林子被燒掉了。照說，現在祇要在這塊地方的灰燼上播種穀物就行了。但是楚普羅夫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張：“黑麥和小麥，我們在林子裏都不種。應當種亞麻，這樣更有利！”於是大家又攻擊主席，在會議上大叫大嚷：“莊稼又不多，你倒要種起亞麻來！要叫我們把你的亞麻跟菜湯一起吃嗎？”第一個支持楚普羅夫的又是尼基塔·別斯索諾夫。

他們種了亞麻。亞麻長得很高，連牛犢到了裏面都會迷路。他們在亞麻上賺了四萬盧布。不管怎樣，總得把錢分給大家吧。可是楚普羅夫又發起牛性：不讓分！我們要造一個可以養五百頭

豬的豬圈！第一個支持楚普羅夫的當然又是尼基塔·別斯索諾夫。

過了兩年他們從豬身上獲得了十萬盧布的收入。他們造起了牛奶場……“紅霞集體農莊”的情況一年比一年好——又是良種的牲畜和家禽，又是全區最好的亞蕨。而在各方面主席都是依靠他的朋友，集體農莊黨支部書記尼基塔·庫茲米奇·別斯索諾夫。

後來，當“紅霞集體農莊”的一切困難都成為過去的時候，區黨委推荐別斯索諾夫到一個大集體農莊“第二個五年計劃”去擔任主席。別斯索諾夫走了，從那時起，他跟楚普羅夫祇有在區裏開會的時候纔碰頭。現在到他這裏來作客還是第一次。

楚普羅夫竭力配合着別斯索諾夫的豪邁的步伐，一面說道：

“明年在肉類供應方面我們一部分要繳臭肉。”

別斯索諾夫驚異地把兩邊的眉毛皺在一起。

楚普羅夫得意地笑了笑：

“是的，繳臭肉。”

“這是給國家嗎？”

“給國家。”

“怪事！”

楚普羅夫的紅潤的、胖胖的臉上保持着得意的笑容。別斯索諾夫知道，伊凡故意要作驚人之筆，所以不去問他：他自己驚不住會說的。

他們走到一塊地方。這兒從前是荒地，長着稀稀朗朗的杜松，現在四周都圍着高高的鐵絲網，裏面是一座座平頂的小木房。

一隻黑色的小野獸把牠的毛茸茸的尾巴在草上一甩，縱身一跳就鑽進了附近的一座小木房，接着又從那邊伸出了牠的鼻子尖尖的小臉。閃閃發光的眼睛好奇地盯着人。

“這是玄狐，”楚普羅夫說。“不到春天的時候，我買了十隻。繁殖出來的小玄狐已經長大了。冬天我們預備宰掉十五頭，可以掙兩萬五千盧布。”

“這是我們這一帶地方的新事業，”別斯索諾

夫說。

“確實是新事業。可是你去問一問，我們是用什麼東西餵牠們的？用臭肉。我們把肉放在鏟子上遞給牠們，自己却被臭氣薰得扭過頭去。牠們各種臭肉都吃。這些小東西很容易服侍，很容易服侍。花費很少。”

“就是說，你們是用臭肉餵牠們的嗎？”

“用臭了壞了的肉。”

“好，那麼這些臭了壞了的肉怎麼拿來當好肉繳呢？”

“非常簡單。每繳一張玄狐皮，國家可以讓我們少繳四十公斤肉。這是法律！我們要交十五張玄狐皮。你算算看：可以省下六公担好肉。這對我們有利，國家也不吃虧。”

“真是個機靈鬼！”別斯索諾夫微笑了。他的臉很寬，顴骨很高，肩膀寬闊，骨瘦如柴，但是很結實，在這個已經上了年紀的人的臉上看到愉快的、幾乎像嬰兒的笑容，叫人很是奇怪。

“搞生產業務要會動腦筋，”楚普羅夫也微笑

了。他拍了拍朋友的寬闊的背。“如果你們那裏有馬啊牛啊死掉，請送過來好了，我們可以買。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再往前走呢還是怎麼樣？你走了之後，我已經造了一個可以養一千隻鵝的鵝棚。”

新鵝棚造在池塘旁邊高高的岸上，池子新結了冰，在周圍披着霜的柳樹的映照下顯得像是深藍的顏色。

“我們住在林子裏，可是每一根圓木都要精打細算，”楚普羅夫訴苦道。“這樣的鵝棚就花了兩萬盧布。不過鵝棚總算造得不錯。”

別斯索諾夫把這建築物打量了一下。

“不錯，圓木一根挨着一根。不必可惜，收得回本錢的。”

“那個自然。我，老弟，不喜歡把錢存在銀行裏。錢就是種子。你替它找一個地方，種下去，幾千幾百都會長出來。阿克西尼雅呢？阿克西尼雅！”

“來了！”門裏走出了一個中年婦人，她一看見別斯索諾夫，就叫道：“尼基塔·庫茲米奇！

你好，親愛的！是不是回來了就不去了？我們有多少日子沒有見面了！”

“你好，阿克西尼雅。我看，你是擔任了新的職務了。”

“瑪麗亞管鵝。現在我的事情是管鵝。你不要以為，可以少操心。其實反而更麻煩……”

“阿克西尼雅，”楚普羅夫嚴厲地說，“尼基塔·庫茲米奇到我們這裏做客來了。”他說了就朝一隻孤零零地站在小徑上的鵝含義深長地動了動眉毛。

阿克西尼雅解事地咧了咧嘴。

他們參觀了牲畜欄和馬房，就朝主席家走去。半路上有一輛油漆剝落的小汽車趕上了他們。汽車裏跳出了一個小伙子，他的古班皮帽壓到了眉毛上，——這是集體農莊黨支部書記阿列克賽·裴柯夫。

“我找你們把整個村子都找遍了。”

“阿列克賽！”別斯索諾夫握着那小伙子的手，高興地叫起來。“噯，你好。你從哪裏弄來這樣

的車子？”

楚普羅夫嘲弄地笑了一聲。

“從‘薩莫依洛夫農莊’的主席那裏買來的。祇配扔到垃圾堆裏去的廢物。我勸他不要買，還不如買一輛摩托車。他不肯，非要買一輛小汽車。”

這些話並沒有使阿列克賽發窘。他打開了車門。

“幹嗎要步行……請坐進來。”

“開得到嗎？”楚普羅夫說，但是仍舊一面哼一面爬進了很擠的車廂。“主席沒有汽車，可是你瞧，黨支部書記倒需要汽車。是不是爲了造成一種威望？摩托車在我們的大路上要有用得多。”

“車子還不錯，祇要修一修後軸套，”阿列克賽回答說。“可以說是‘奧倍爾’副牌。”

“這個‘副牌’現在祇剩下水箱上的一塊鐵牌了。”

到主席家裏的路是朝一個小山漸漸高起來的。摩托癟癟地發出響聲的“‘奧倍爾’副牌”突然沉思起來，不響了，在原地停了一會，接着不慌不忙地倒退了下來。

“爬出來吧，到了！”楚普羅夫隆重地宣佈道。
“我不是說過……”

在主席家裏的爐子旁邊已經有一小堆雪白的鵝毛。

“費奧陀托芙娜！”楚普羅夫高興地叫道。“客人來啦。預備好了沒有？”

“請你們稍微等一會，我來不及做，”楚普羅夫的妻子魯凱麗雅本來在爐子上做菜，這時伸直了腰說。

“你怎麼啦，預備大張筵席嗎？”別斯索諾夫問。“我們坐一會，談談天，什麼都不需要。”

“唉，真是個清教徒！”楚普羅夫笑起來。“有一年沒有來了，還要客氣。不許說話，不許說話，我來指揮。”

他們還沒有就座，楚普羅夫的女兒臘伊薩就進來了，阿列克賽也跟着她進來。

“你好，教女。啊，近來怎麼樣？”別斯索諾夫跟臘雅^①談起來。

① 臘雅是臘伊薩的愛稱。——譯者註。

臘雅因為受戰爭的影響沒有唸完中學。她在集體農莊的菜園裏工作。有一次別斯索諾夫向她建議：“好姑娘，我們來競賽一下怎麼樣？我們去唸書。看誰先進大學？你要小心，如果老頭子跑在前面，你可別臉紅。”

不知是別斯索諾夫耍手腕呢，還是他真的夢想進大學，但是不管怎樣，他是“失敗了”：他書是唸的，可是考試却不想去。而臘雅却以一個不聽課的學生^①的身份唸完了八年級、九年級和十年級，考進了州立農業大學的函授班，現在已經在畢業班唸書，在寫一篇關於茄科農作物的論文。

因此尼基塔·庫茲米奇就叫臘雅“教女”，她叫他“教父”。^②

“近來沒有什麼。我在寫畢業論文。還在……

① 不聽課的學生並非學校裏的正式學生，他自己學習，但參加學校的考試。——譯者註。

② 教徒子女受洗禮時有一教父，他對教子或教女負有責任，要幫助他們，鼓勵他們，這裏因別斯索諾夫曾鼓勵臘雅學習，所以開玩笑地稱她“教女”，她稱他“教父”。——譯者註。

噢，教父！我告訴你一個消息！……”臘雅奔到隔壁房間裏。她拿來幾張描圖紙，把它們攤在桌上。

“我們打算造一個溫室。面積差不多有三百五十平方公尺。一年四季都可以有新鮮的蔬菜。在我們的雪堆裏會長出西瓜和香瓜來。”

別斯索諾夫接過了圖樣，細細地看起來。

“是的，”他嘆了口氣，“我們的集體農莊還不配有這樣的溫室。”

魯凱麗雅·費奧陀托芙娜又矮又瘦，跟有點臃腫不靈的丈夫很不相稱，她把一大盤熱氣騰騰的馬鈴薯和烤鵝肉端到桌上。大家聞到香味都食慾大振。伊凡·馬爾凱洛維奇從牆邊的長凳下面拿出一瓶酒，拔掉塞子，替大家斟了酒。

“來吧！”楚普羅夫抬起眼睛望着別斯索諾夫。
“客人，我們乾一杯……”

“爲了什麼乾杯呢？也許，爲年青人吧？”別斯索諾夫向阿列克賽和臘雅點點頭。

“爲他們乾杯的時間多着呢……如果他們打定主意，在舉行婚禮的時候我們再來乾杯吧……